

食事

伏天食姜正当时

□叶森岚

入伏后,长夏启幕,感觉被体内黏湿与空气中的溽热交织所扰,不少闽南人便把姜视为化解湿热的“天然良方”,恰也对应了老一辈人口中常说的“冬食菜头夏食姜,免请先生免开方”这句俗话。

生姜辛辣,熟姜温热。闽南人食姜深谙“热补”之妙,烹饪时经常用麻油和白酒为辅料,锅里不添半滴水,全凭油脂与酒液将姜的热劲“逼”出来。初到泉州那年,一道砂锅烹煮的“姜母鸭”便给我的味蕾带来不小震撼。尤其是那姜片咀嚼之下,酥脆又有回甘,全然不似平时那般辣口。我还不禁感叹这道菜里姜才是主角,鸭肉反倒成了陪衬。

我一度错把“姜母”理解成“姜”与“母鸭”,被本地朋友纠正后才知“姜母”是指红芽姜,它的生长周期比普通生姜更长,表皮像老树皮般粗糙,称得上是“姜中上品”。见我疑惑在三伏天吃这么热性的食物,身体怎么受得了?朋友却说这正是姜母鸭的特别之处,因为此时暑湿缠身,正好用这道菜“以热攻热”。果然,一锅香醇的姜母鸭下肚,我感觉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,汗珠顺着脊背不停地往下滚,如同蒸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桑拿,

好似连空调房里憋出的滞涩之气都被带走了。

在泉州,随处可见寻姜的踪迹,除了姜母鸭、干煎鸡等大菜,下饭菜中的姜丝炒杂鱼、姜片炒地瓜叶和姜炒、醋泡姜、姜糖片、晒伏姜、炒姜米等点心零嘴,皆别有一番风味。

但我最难忘的“姜味”食物,是带着长辈心意的姜粿。记得那年我坐月子时正值酷暑,天热得好像火盆倒扣在大地,即使待在屋里也燥热难耐。母亲从老家赶来城里照顾我,邻居陈姨得知后隔三岔五就送来老姜、麻油等土特产。见我母亲不胜收,陈姨劝说这是本地产妇坐月子必吃的“热物”,可以祛寒除湿,多吃身体才能快些恢复。见了我热得难受,她又念叨着给我做些姜粿才行。

得知我母亲不会制作姜粿,陈姨二话不说便进了我家厨房开始忙活。姜粿的做法并不简单,要先将老姜砸碎捣成姜泥,再与糯米粉混合,接着加些白糖和糖调和,还要搅拌、揉搓成团。之后揪起一小团,用掌心搓圆压扁,才能放进加了麻油的锅里,慢慢用小火煎至两面金黄。三伏天里做姜粿,费时又费力,我家厨房

本来从小就,捣碎老姜的时候,姜的辣味直往上冒,再被锅里的热气一烘,那呛人的滋味可想而知。但陈姨毫不在意,怕我过意不去,她还打趣说:“这姜味一冲,寒气就‘跑’了,只要你吃着香,我这汗就流得值当。”

那一天,陈姨从厨房里端出来的姜粿色泽金黄,姜香酒香四溢,光闻着味就让人食指大动。趁热吃了一块,又喝了一碗暖融融的红糖姜汤,我的额头和后背很快沁出细密的汗珠,浑身的筋骨仿佛都舒展开了,那感觉就像洗了一个热水澡,舒服又畅快。见我吃得开心,那年陈姨前前后后又为我做了四五回姜粿。



(CFP 图)

后来,陈姨随子女搬去外地定居,我母亲也学会做姜粿,不时便动手做一些给我打牙祭。可我仍会想起那个火热的三伏天,想起陈姨做的姜粿,它带着浓浓的姜香、麻油香,还藏着一股暖心的人情味,那是比任何珍馐都让人念念不忘的味道。

手巾仔

□苏国钦

“你送我一条手巾仔,我会永远带在身边……”偶然听见这首老歌,我忍不住跟着熟悉的旋律哼唱,不知不觉间也拉开了回忆的闸门。

手巾仔,是闽南人对手绢或手帕的称呼,早年间,无论男女老幼,几乎人手一条。那时不管家境如何,上幼儿园的小孩胸前总会用别针别着一条小毛巾仔,擦口水、拭汗水、抹鼻涕,用处多多。如今偶尔路过家附近的幼儿园,看见孩子们在操场玩“丢手绢”的游戏,我仍会想起儿时那块印着卡通图案的手巾仔,它擦过额头的汗,也拭过哭花的脸,还包过小伙伴分享的各种小零食。

过去,手巾仔也是传递爱意的物件,有些情窦初开的女孩,会在上面绣些漂亮图案,再送给心仪的男孩。有的男孩也把雪花膏、红绒绳、小镜子之类的小礼物裹在手巾仔里,赠予心上人。过去闽南乡村的婚礼上,手巾仔更是必备物件,结婚当天新娘会带着一块毛巾仔和一把扇子离开娘家。听长辈们说这两件物件都被视为“爱的信物”,其中手巾读音与“守君”相似,有着“与君相守,白头偕老”的美好寓意。

更让我难忘的是杂耍艺人手中花花绿

绿的手巾仔。从前乡下常见搭台表演才艺的人,他们拿毛巾仔当障眼法表演魔术,总会引得台下观众啧啧称奇。有时杂耍艺人还即兴发挥,用手巾仔折出动物或花卉的样子,惹得孩子们惊呼连连,无论大人如何催促,他们都不愿挪开脚步离开。

记忆里,我的阿嬷有一块用了多年的手巾仔,它被洗得褪色发白,总散发着淡淡的皂角香。那时阿嬷不住在我们家,偶尔才来看看晚辈,每次她一来,我准是第一个冲出去迎接。阿嬷总是笑眯眯地从兜里掏出裹成一团的手巾仔,一层层“剥”开,定能瞧见几块小饼干或糖果,那也是我童年最甜的盼头。

过去大人们盖新厝时会把毛巾仔挂在脖子上擦汗,也常将毛巾仔的四个角两两打结,做成一顶简易的“安全帽”,说用它能防尘和护头。把旧手巾仔的两个角绑在竹竿一头,则能制成“驱鸟器”,插在田里可以防止鸟儿啃食稻谷。有次母亲劳作时被镰刀划伤手,还拿随身带的手巾仔包扎,因为它吸水性好,血才很快被止住。

现在,手巾仔少见了,超市货架上满是包装花哨的纸巾,抽一张用了就扔,倒也方便。只是偶尔整理旧物,翻出以前用过的手巾仔,指尖抚过软塌塌的布料,我仿佛还能闻到熟悉的皂角香,好似又听见杂耍摊前的阵阵笑闹声。旧时光好像就这样藏进一块小小的布片里,不声不响,却总会在不经意间漫上我的心头。

为“荷”而来

□孙道荣

生长的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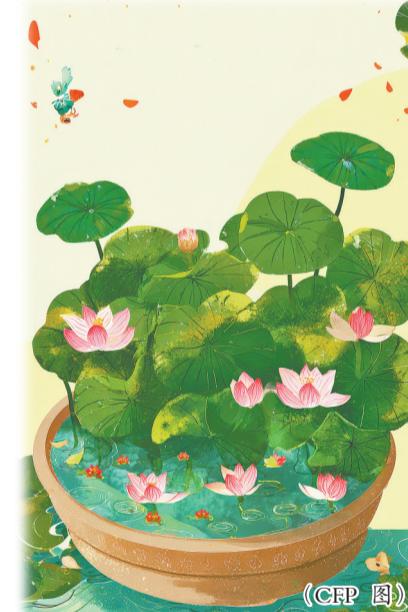
我站在二楼的阳台上赏荷,常能瞧见楼下小道上散步的人,他们抬头也能看见我,却望不到阳台上的荷花,这让我感觉有些可惜。不过飞来小区里“玩耍”的小鸟,应该都知道我家阳台上的荷花开了。没人在阳台上的时候,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地飞来,先是落在阳台的栏杆上,往屋子里张望几眼,发现没人出来,便立马凑近荷花盆,有些大胆的鸟还会扑棱着翅膀跳到荷叶上。我有时偷偷躲在窗户后面观察,猜想它们来的目的,是想观荷还是来歇脚?盯了半天,才知它们是来偷喝盆里的水,这着实令我哭笑不得又猜不透,明明小区边上就有一条小河,这些鸟为什么要选择“冒险”来我家偷喝花盆里的水?但转念一想,或许鸟儿饮水时,也喜欢有荷花荷叶相伴的小情调吧?

前几天,小区的业主群里有人发消息“求助”,说孩子要写一篇关于荷花的作

文,可家里没人有空陪她去公园看荷花,便来询问有没有住户家里养了荷花。我得知后联系了那位邻居,没过一会儿,敲门声就响起了,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可爱的小女孩。听她说明来意,我带她去了阳台,小女孩兴致勃勃地观察盆里的花,半晌后才开口说:“伯伯,你家的荷花好小啊。”我听后笑着回答道:“这花虽小,但你是它这个夏天见到的第一位‘客人’,你的作文何不试由此人笔呢?”小女孩歪着脑袋想了想,忽有所悟的样子,随即笑呵呵地说知道这篇作文要怎么写了。

后来,那位邻居还将小女孩写好的作文分享与我,没想到内容写得很有趣,夸奖之余,我还建议她可以改个题目,就叫《为“荷”而来》。

阳台上的荷花并不知道,它被写进了孩子的作文里,就像我未曾料到,它会以这样温柔的方式,悄悄“住”进一个孩子的童年里,成了一段鲜活的记忆。



(CFP 图)

故乡的老厝

□黄秀利



唐诗里多变的夏风

●“水晶帘动”的风

出处: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——唐·高骈《山亭夏日》

释义:忽而风起,在日光照射下,平静的水面好似由水晶做成的帘子轻轻摇晃。

●“莲叶泻银”的风

出处:微风忽起吹莲叶,青玉盘中泻水银。——唐·施肩吾《夏雨后题青荷兰若》

释义:起风时,水珠变得“调皮”,借着“青玉盘”的摇晃,如水银一般倾泻而下。

●“猛风飘电”的风

出处:猛风飘电黑云生,霎霎高林簇雨声。——唐·韩偓《夏夜》

释义:夜里狂风裹挟电光,急促的雨点拍打高林发出密集惊响声。

●“轻柔徐缓”的风

出处:墙头雨细垂纤草,水面风回聚落花。——唐·张蠫《夏日题老将林亭》

释义:墙头上落下如丝的细雨,草被雨水压得低垂。风拂过水面,将落花聚在一起。



乡情

故乡的老厝

□黄秀利

车子沿着蜿蜒山路颠簸前行,绕过几个弯,一座红砖厝终于“闯”入视线,我赶紧推醒身旁酣睡的孩子,告诉他到家了。

四十多年前,父亲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憬,攥着攒了许久的积蓄,决心为即将迎娶的母亲筑起一个温暖的家。那段日子里,父亲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力气,天不亮就带着工人挖地基、搬运石头,从晨光熹微忙到暮色四合。夜深人静时,他也舍不得休息,借着月光继续赶工,累极了就蜷缩在稻草堆里打个盹。父亲常念叨那时外婆总来搭把手,可母亲因婚前不能见面的习俗,只能在远处默默地望着、盼着。三个月的日夜赶工,父亲才终于把新厝建好。

过去村里不少人家的屋后都有竹林,那也是夏日乘凉的好去处。但我家后面的竹林总散发一股浓烈的草腥味,因为父亲在那边搭了一个牛棚。那时养的老黄牛是家里的“功臣”,春耕

秋收,它总是任劳任怨地拉着犁耙在田间穿梭。后来老黄牛不在了,家里田地改种了龙眼树,父亲又将牛棚改造成储物间,那些原本占据老厝天井一角的农具与旧物,也终于有了固定存放的地方。

时光流转,村里渐渐变了模样,邻居们纷纷盖起气派的楼房,而我家的新厝也变成旧厝。每逢落雨天,屋里总是异常潮湿,我心疼父母住着难受,提议重新建房。可父亲一直不同意,还反驳我说:“建房子的每一块石板都是我从石场拉回来的,它们结实着,这房子再住五十年都不成问题。”我拗不过父亲,最后只得请师傅来给老厝做了整体加固,又给屋里的地面、墙面都做防水处理。

现在走进老厝,堂屋的那张八仙桌依然摆在原来的位置,凑近看,桌面还留着几道深深浅浅的划痕,那是儿时的我用小刀刻下的“杰作”。穿过堂

屋走进厨房,就能瞧见灶台后方的那扇木门,打开它就能直通猪圈和鸡圈。过去母亲做饭时打开门散热,猪崽、鸡群此起彼伏的叫声总会穿过厨房传进屋里,有时还能盖过电视机里动画片的声音。后来猪圈鸡窝被拆除了,即使打开木门,也只有风声传来,屋也不再像过去那般喧闹了。

老厝门前的那个晒谷场,早已不用来晒稻谷,但仍是夏日纳凉的地方。每次三伏天回去,夜里我总爱拿一张竹席铺在那片空地,然后躺在望满天繁星。若是见父亲摇着蒲扇走过来,我定要喊他一起“话仙”,有时是回忆往事,有时是听他说村里近来发生的趣事。

故乡的老厝承载着我太多的回忆与情感,它见证了父母的爱情,伴随着我成长,也寄托着父亲对过去岁月的怀念。尽管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斑斑痕迹,但它依然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,是我无论走到哪里,都魂牵梦绕的家。

每日佳句

少年气,是历经千帆举重若轻的沉淀,也是乐观淡然笑对生活的豁达。



投稿邮箱:qwzy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墨香里的岁月长歌

□李丁玲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,青涩的我如一片单薄的叶子,被命运的风轻轻吹送到镇里偏远山区的一所学校。

这里,教学用具寥寥无几,连一方藏书的图书馆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。然而,每天清晨,清脆的车铃声总会划破寂静,邮递员载着泉州晚报驶进校园的瞬间,总能让我兴奋不已。从时政要闻到生活趣事,报纸上每一个字都像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。

自从爱上这缕墨香后,我试着把报纸上的新鲜事讲给学生们听。他们总是托着腮帮子,全神贯注,眼中闪烁着好奇的光芒。我还在班级里开展“每日播报”,每天清晨,教室里飘荡着朗朗的读书声,让整个校园的阅读氛围愈发浓厚。

2002年,那是一个充满勇气与挑战的年份。我不顾家人的反对,毅然辞去了公办学校的稳定工作,踏入了由泉州晚报社与泉州实验小学合作创办的“华园”,我的生活掀开了全新的篇章。“华园”蓬勃发展,蒸蒸日上,成为众多家长和孩子心驰神往的学习乐园,我也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,与泉州晚报再续不解之缘。

我尝试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付诸笔端,一次又一次地向报社投稿。等待的日子漫长而煎熬,每一次投稿后,我都满心期待地盼着报纸的到来,希望能上面看到自己的名字。我不断地修改文章,从生活中汲取灵感,将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热爱、对教育事业的执着、对孩子们的期望都写进文字里。终于,在某个清晨,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文章《我的阿嬷》。那一刻,泪水模糊了双眼,那不仅是一篇文章的发表,更是梦想照进现实的喜悦。我小心翼翼地将那张报纸剪下来,珍藏在笔记本里,那是我努力的见证,也是我新的起点。

今年春节,我看到泉州晚报副刊关于春节年俗的征文,就动笔写下了《“年兜”忆趣》并投稿,文章没多久就发表了。在指导学生写作时,我拿出报纸,将文章读给学生们听。教室里安静极了,孩子们脸上满是崇拜的神情。下课后,平时就爱看报的小新跑到我面前,眼神中充满渴望地说:“老师,您写得真好,您能将这份报纸送给我吗?”我欣然答应。后来,小新开心地告诉我,他回去后就让爸爸每天帮他带泉州晚报回家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报纸的魅力和影响力,她已经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热爱的种子。

泉州晚报不仅陪伴我度过在山区学校的艰苦岁月,还让我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。如今,泉州晚报迎来创刊40周年,我仍然喜欢这份墨香,她承载着我的青春、梦想与希望,是我生命中温暖的回忆。未来,我将继续与孩子们沉浸在这缕墨香中,共同领略更多的精彩,珍藏更多美好的回忆,书写属于我们的更加精彩的岁月长歌。

(作者系泉州市第三实验小学教师)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



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